

I36-15C2

女舞零飄



13.9

21562



0451765

181027

飘零舞女



〔日〕森村誠一 等著
马述祯 马 龙 译



青島出版社

飘零舞女

〔日〕森村诚一等 著

马述禄 马 龙 译

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

(青 岛 市 徐 州 路 77 号)

山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青 岛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插页2 13.625印张 392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130

ISBN7—5436—0070—6/I·3

统一书号：10512·3 定价：2.70元

目 录

女职员의 罗曼史

森村诚一 (1)

文坛冤魂

大冈升平 (50)

婚礼上的微笑

松本清张 (91)

飘零舞女

野坂昭如 (114)

蜜月床会社兴衰

森村诚一 (155)

在电子旅馆里

松本清张 (181)

特儿小姐之死

都筑道夫 (224)

神秘的仙龙湖

松本清张 (252)

赛马情报的女人

松本清张 (329)

女职员罗曼史

森村诚一

1

“会社里的人，没有一个我能看中的。”

“我也是，哪一个也撩不起我情海上的涟漪。”

“怎么，我们社会的男子都微不足道吗？”

“H这个家伙顶讨人厌啦，他对上唯唯诺诺，点头哈腰，对下却总是吹胡子瞪眼，滥施淫威。只是对我们，时常找借口套近乎，想揩点油水什么的，真讨厌。”

“××先生连借口都不找，经常偷偷跟在我们后面，当我们一发现，他就摸你一下。”

“那个人近似恶魔。”

“他本来有妻子，可是……”

“那么下流的家伙，绝对不行。”

“唉呀，天底下这么宽广的大千世界，我那最理想的情

人在哪儿等着我呢？”

“这样的意中人也许找不到吧！”

“说真的，会社里的这些男人，让人一看就感到失望。”

午休的时候，在会社办公大楼的平顶上，几个青年女职员坐在椅子上聊天，菊岛史子在离她们稍远一点的椅子上坐着。她一边听着那几个同事的闲聊，一边怀着轻蔑的心情暗想：

“那种事的乐趣，她们体会不到呀！”

作为女职员的史子，在入社的经历和年龄上，和她的这些同事没有多大差别。可是，她听了同事们的谈论内容，却感到她们幼稚得可笑。

史子昨天夜里初次尝到了异性生活的滋味。那种说不出的肉感体验，作为一种羞怯感，至今还在体内留有韵味。

史子把自身的一切许诺给心爱的男子，这还是她有生以来的头一次。她回味昨夜的情景，自己在甘愿失贞的同时，还带来一点儿异样的隐痛，而她在这异样的隐痛中，又得到了极大的欢慰。那隐痛至今还在她身体的特殊部位留下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不断撩起她对昨夜那眩目生活记忆的涟漪。

自己怎么能沉迷到这种耻辱的迷魂阵里呢？那会不会是别人干的事？史子简直不敢相信昨夜发生的事会是真的，可是，身上那隐痛的异样感觉的确是真实的，仿佛是镂刻在身上似的。

史子回想在上午工作的时候，她的双颊不知不觉泛起了红潮，她不时地慌里慌张四下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她。今天早晨上班以后，她的脸这样红过好几次。

但是，她虽然感到这是一种羞耻，可这感觉的余韵却给她暗暗带来很大的优越感。由于昨天夜里的经验体会，她现

在仿佛看到，这世界上还闪烁着别的彩色的灿烂光辉。她感到自己在一夜当中，比别人成长了许多。

其实，在性解放的现代社会里，象史子初次尝到的这类经验，并不稀罕。在她之前，就是比她还年轻的未婚女子，在这方面的经验，也有远比她更为丰富的人。

从社会的一般风气来看，脂粉阵里的生活，并不那么使人忘魂。

但是，在史子身上却不是这种平静的反映。她本来还是一个情窦未开的纯真无瑕的处女，她和本社的同事初次发生的这种偷情生活，使她感到自己仿佛突然闯进了另一个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她饱含着感动和羞涩，二人如漆似胶地同心协力，朝着那桃花般美丽的爱情圣地，心情激动地一步一步走进去。

这事发生以后，史子没有一点失贞的悲伤感，更没有后悔。自己发育并守护了二十年的贞操，在将要吐蕊的花苞时期，就把纯情奉献给最适当的人，反而觉得是最大的满足，自己的生活也色彩缤纷地闪烁起来。

“她们没有遇到相爱的异性，所以才说那种傻话。”

2

女性就职的动机，大凡都是为了观察社会和将来找一个称心的丈夫。从一开始就打算在会社里干一辈子的女性，可以说没有。倘若有这种女性的话，那就是说，她不是女性，叫她女类也许更恰当些。

史子为了架起一座过渡的桥梁，把她从学校到结婚之间连接起来，才就职进了东洋观光会社。

她回想在家里的时候，总是在厨房里给妈妈当助手，而一旦进了一流的会社，既可以得到工资收入，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，又有和男性接触的机会，这比在家里绕着锅台转有趣得多。史子常常独自思考：

“如果把自己一味囚在狭窄的家中，一面修炼出嫁的知识，一面等着双亲出去找人来家提亲，这种无聊的生活绝难从命。”

因此，史子在短期大学毕业的同时，就在学校就职斡旋部的关照下，进了东洋观光会社，总社在东京都内的大楼中。

东洋观光会社是战后急速发展起来的，它的经营是以旅行事业为主，热情开展各种文娱活动。

这个会社在业务上的宣传口号极为简单，那就是：“从出发到归来，包办一切事务。”这个口号也可以说是该社的经营方针，非常有效，在这数年间，它急速发展，已经把同行业中原有的一些大会社远远甩在后面。

史子所以要选择观光会社就业，除了自己喜欢旅行之外，不知为什么，总感到这是走在时代的前列。果然，她入社以后的第一印象是，证明这种感觉没有错。作为观光会社，如果没有流动的客人，生意也就萧条了。客人们一般都在春秋两季活动比较频繁，而在夏冬季节，一般说，人们不喜欢活动，是旅游的淡季。

观光会社必须针对客人的这种特点，在旅行淡季，想办法把他们从惰性、蛰伏中唤醒，参加旅行活动。在旅行旺季，更要把他们的旅行热情驱使出来，浩浩荡荡地投入旅行行列。因此，在观光会社里工作，如果象普通工资收入者那

样，死气沉沉地守在办公桌上等客上门，那是不会有客人来的。

当然，办公桌一类的东西，观光会社的外勤职员从来就没有，因为他们的业务工作在外面，必须在社外到处奔波，才能把客人集中到自己会社来，所以，办公桌对他们来说，没有必要。

史子初入会社的时候，就知道男女社员有哪些不同之处。

首先，男职员入社的动机和女职员不同，最近，然没有“在会社工作一生”的志愿，至少打算在相当内，把会社当作自己的栖身之所。

新入社的男职员，差不多都把自己的人生，即使是在中途遭有挫折的人，在本质上，职员从一开始就抱着临时观点，她婚，就算走到终点站了。

对男职工来说，会社的失败，社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紧密连结在一起。他们源，在会社以外是找不到的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会社终是他们拼命工作的舞台。

不过，这些不得不拼命工作的男职员，如果在精神上也能感到会社象自己的家一样温暖、愉快，那当然更好啦。但是，这样的职员，在生活中难以找到，只有在小说和电影中才能见到。因为会社里的全体职员，在理想和欲望上，并不都是一致的，只有追求利润，才是全体职员的总目标。被束缚在这个总目标下的工资收入者，各有自己的苦衷，这种生活环境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，与其说是让他们活着，倒不如

说是让他们走在死亡的路上。

史子面对这一现实，心里暗自思忖：

“这些男职员，就是有朝一日把他们解雇了，也得不到女职员的正确评价，因为她们是抱有临时观念工作的。”在史子看来：“有的男子，乍一看，似乎没有男子气概，可实际上，他可能是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。”

史子的这种心理状态，显然是她对男性职员特别抱有善意感。

是，史子刚进会社的时候，心理状态不是这样。那时是全身被衣服裹得严严实实，还是提心吊胆不敢和。如今，她改变了这种心理状态，那是因为她开日，她的爱人就是同一会社里的同事。

3

品田雅夫说。

她急促地喘着气，但她不是因为领悟了异性生活的特殊感受，对于一个处女的她来说，这初次的异性结合倒是一种痛苦。可是，由于她和品田结合为一体，给她带来极大的快慰，无形中抵消了她那痛苦的感觉。

这以后，品田和史子再没有遇到这种甜蜜的接触机会。因为不久，品田就跟随客人长期到海外旅行去了。

史子由于和品田的那一夜艳遇，在心灵深处，一时淡下了羞涩感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种羞涩感又渐渐被冲刷淡漠了，不久就完全消失了。可是相反，对于那一夜艳遇的记

忆，却恰如一小时以前的事情，从脑海里鲜明地浮现出来。这本来是残留在脑网膜中的印象，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这种印象反而比当时刚发生事情以后还深刻，还鲜明，甚至在记忆中闪出了火花。不过，当她肉体上的快感消失后，精神上的羞耻感可能还要复苏。

“这次出差回来，咱俩就出去旅行结婚。”

这是两人初次拥抱的时候，品田留给史子的话。如今，史子把这句话当作珍宝，暗暗温润着自己的心田。

4

关于品田雅夫的风言风语，史子以前也听说过。他皮肤浅黑，体形瘦削，肌肉紧缩而富有弹性，轮廓清晰的面庞自然流露着男性美的魅力，同时还带有一点儿野性和使人捉摸不定的风度。女职员见了他或提他起，总是骚动不安和议论纷纷。不管怎么说，品田雅夫也确实是个好色贪玩的男人。

“对品田先生还是提防一点好，若是他约您去吃饭什么的，绝对不能去。”

“他那个人，凡是新来的女职员被他看上了，试探的触角马上就向您伸过来。”

“您呀，已经被品田喜欢上了，可不能大意呀！”

史子刚入社的时候，比她资格老的女职员都这么提醒她。

不但是女职员，男职员们在闲谈中也议论说：

“那个家伙很有手段，跟随客人旅行的时候，一遇上漂亮女子，他准能想法弄到手。”

“前些日子他跟随青年设计者去欧洲旅行观光的时候，他

自夸在一次旅行中骗了五个女人。”

男人们的这些风闻，也刮到史子的耳朵里。因此，她对品田，从一开始就在精神上筑起了围墙，又披上了一层坚厚的铠甲，随时警戒着。

然而实际上，史子的警戒是多余的，品田一点也不和她接近，在他的眼里，似乎就不存在史子这么个人。

东洋观光会社是最急剧发展起来的新兴会社，可是它的海外旅行部门还不健全。关于海外的斡旋和一般斡旋的许可证书，都是最近刚得到的。所以，和那响亮的社名比较起来，社内组织还仅仅是个中小企业的结构。

史子的工作，主要负责出差人员旅费的出纳结算，被称为“出纳总务”。因此，她因为工作上的关系，就是讨厌品田，也不得不和他接触。

史子通过工作上的接触，对品田的印象稍稍有点儿好转。

跟随旅客到海外旅行的职员，在生活上怎么也比别人浮华一些。他们的收入除了月工资之外，在出差期间还有相当数量的津贴。特别是旅行中的交通费，以及想不到的其它费用，比如客人因病或受伤时需要支出的费用，这些钱都要作为资金而从会社里预支出来。

预支的这一部分钱，和出差津贴不同，是会社的公款，出差回来后，要一项一项和总务进行精确结算，剩余的钱必须如数交回来。可是出差人员，仅靠出差津贴是不够用的，不少人都把社里的公款花掉了，因为他们在旅行中，经常有自己单独游玩的时候，当然就要多花钱了。

出差人员到总务结算的时候，如果把会社预支的资金花

过了头，还不上应该剩余的部分，就很为难，最后不得不苦苦哀求总务允许他下次还清。

结算一次一次往后拖，帐目肯定越来越复杂，当然也很麻烦，这一点，史子是很清楚的。可是眼前多费点手续，却能帮助出差人员暂时解脱困境。

在结算中，有的人甚至厚着脸皮，连续要求拖欠四五次。

然而，他们当中，只有品田，每次出差回来，都把单据和现金结算得一清二楚。该退回的钱，一分也不欠。开支的内容也一目了然，去向不明的花消，一元也没有。

“和您算帐真省事，您已经算得很清楚了，我不算也相信没有错。”

史子终于忘了对品田的警戒。有些人由于出差时在外嫖妓、酗酒，常常把公款花过了头，回来结帐时拉下了大亏空，交不出应该交还的公款，结果造成了极大苦恼。但是，品田却和他们不一样，他从来没有帐目不清和交不上款的苦恼。

“我对金钱没有多大兴趣，我甚至最讨厌它。”

品田谨慎而有礼貌地说。结算一结束，马上就走开。

“菊岛小姐，您可别上那个人的当呀！他在金钱方面确实说得很漂亮，可是那正是他的手腕呀！”

“手腕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那个人八成是从女人那里弄来的钱。”

“哎？我越发不明白啦。”

“他在跟随客人旅行期间，熟识了女客，回国之后，继续保持关系，他的钱大概就是这种女客供给他的。”

这是神田世津子悄悄对史子的忠告。神田世津子干过两

年多的出纳总务，是史子的先辈。后来，其它科的老职员也告诉史子说：

“神田小姐以前和品田先生有过密切关系呀！可是，当品田那饥渴的邪欲得到满足之后，就把神田小姐完全抛弃了。所以神田小姐非常怨恨他。”

史子听别人这么一说，就对神田世津子的话不十分相信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由于品田那分文不差的结算，史子对他的警戒已经相当松懈了。

恰在这个时候，董事吉川达彦突然对史子亲近起来。吉川不仅在业界是才干出众的人，而且在社内的实权也超过了社长。

吉川刚满四十岁，还算壮年，全身充满着旺盛的精力，给人以精悍的感觉。

可是，吉川虽然很有仪表和风采，史子却对他不感兴趣。他那看人的贪婪目光，有时象一对白多黑少的琉璃球，冷酷无情地来回旋动着，史子一见就从生理上感到厌恶。

吉川本来已经有了妻室，可是他又见异思迁，突然向史子探出了诱惑的触角，不管史子怎样回绝他，他总是纠缠不休，三番五次约请她去看电影和吃饭。史子心想，他这个人有了妻子，还想在外寻花问柳，是不是到了中年，脸皮格外厚呢？

因为是上司，史子既不敢得罪他，又不能妥协顺从他，只能转弯抹角地和他周旋，委婉地回绝他。可是，史子越是回避，他就越是执意邀请她，弄得史子十分为难。

史子的困难处境，似乎被品田瞅准了机会，他也开始向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的事都可能碰上。”

品田一边说，一边把一张小纸条和计算帐单一起，若无其事地塞到史子手里。品田走后，史子悄悄把纸条展开一看，上面潦草地写着：“今晚六点钟，在S等您。”S是两人经常在那里会面的茶馆。两人曾经在那个地方商量过“新婚旅行”的事，所以史子马上感到耳热心跳，怎么也镇定不下来。

史子连下班的时间都等不得了。下午，她到营业科去送文件，进办公室一看，她要找的人不在。没有办法， she 就把文件放在写字台上，正要走出房间的时候，听到从房间角落里传来了耳熟的谈话声。

“这次旅行，都是些老家伙，大概没得到额外收获吧？”

“可受不了啦！那天真活泼的可爱女子的鲜嫩肌体，一个也没有尝到，那禁欲饥渴的煎熬实在难忍。”

这回答的声音，史子听着好象是她的恋人品田。那房间里面有屏风，他们好象是在那里对着屏风聊天。史子本来没有兴趣站在外面偷听别人的谈话，她很讨厌这种行为，想赶快走开。可是她的双脚又被下面的对话钉在那里动不了。

“听说，您已经把菊岛史子弄到手了，是真的吗？今天夜里想必又能美餐一顿了，是吧？哈——哈——哈！”

6

“怎么样，她美吗？”

“嗯，还可以。”

“您这家伙，别装腔作势啦！”

“不行，不能白告诉您。”

“自私的家伙。”